



1Q84

BOOK 1 4月~6月

村上春树

1Q84

a novel
BOOK 1
4月~6月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1Q84. BOOK1. (4月—6月) / [日] 村上春树著; 施小炜译. 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0.5
ISBN 978-7-5442-4726-9

I. ①1… II. ①村…②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55317号

1Q84 BOOK 1 (4月—6月)

[日] 村上春树 著

施小炜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 张 苓
装帧设计 金 山
内文制作 李艳芝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印 张 12.5
字 数 312千
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
印 次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4726-9
定 价 36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这是巴纳姆与贝利的马戏世界，
一切都假得透顶，
但如果你相信我，
假将成真。

*It's a Barnum and Bailey world,
Just as phony as it can be,
But it wouldn't be make-believe
If you believed in me.*

It's Only a Paper Moon
(E. Y. Harburg & Harold Arlen)



目 录

- 第 1 章 青豆 不要被外表迷惑 /1
- 第 2 章 天吾 另有主意 /14
- 第 3 章 青豆 几个被改变的事实 /33
- 第 4 章 天吾 假如你希望这样 /48
- 第 5 章 青豆 需要专业技能与训练的职业 /66
- 第 6 章 天吾 我们要去很远的地方吗? /80
- 第 7 章 青豆 静静地，别惊动了蝴蝶 /95
- 第 8 章 天吾 到陌生的地方去见陌生的人 /111
- 第 9 章 青豆 风景变了，规则变了 /128
- 第 10 章 天吾 真正的流血革命 /141
- 第 11 章 青豆 肉体才是人的神殿 /161
- 第 12 章 天吾 愿你的国降临 /179



- 第 13 章 青豆 天生的受害者 /195
- 第 14 章 天吾 几乎所有的读者都从未见过的东西 /213
- 第 15 章 青豆 像给气球装上锚一样牢固 /229
- 第 16 章 天吾 能让你喜欢，我很高兴 /249
- 第 17 章 青豆 无论我们幸福还是不幸 /266
- 第 18 章 天吾 老大哥已经没有戏了 /285
- 第 19 章 青豆 分担秘密的女人们 /302
- 第 20 章 天吾 可怜的吉利亚克人 /316
- 第 21 章 青豆 不管试着逃到多么遥远的地方 /334
- 第 22 章 天吾 时间能以扭曲的形态前进 /347
- 第 23 章 青豆 这不过是个开端 /361
- 第 24 章 天吾 并非这里的世界意义何在 /376

第1章 青豆

不要被外表迷惑

出租车的收音机里播放着调频台的古典音乐。曲目是雅纳切克的《小交响曲》。坐在卷入交通拥堵的出租车里听似乎不太合适。司机好像也没有热心欣赏。那中年司机紧闭着嘴，仿佛老练的渔夫立在船头看着不祥的海潮交汇，只是凝望着前方排成长龙的车阵。青豆深深地靠在后座上，轻合双眼，聆听音乐。

只听个开头，就能一口说出这是雅纳切克《小交响曲》的人，世间究竟有多少？恐怕在“非常少”和“几乎没有”之间。不知为何，青豆居然做到了。

雅纳切克在一九二六年创作了这支小型交响乐，开篇的主题本是为某次运动会谱写的开场鼓号曲。青豆想象着一九二六年的捷克斯洛伐克：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，人们终于从哈布斯堡王朝的长期统治下解放出来，在咖啡馆里畅饮比尔森啤酒，制造冷酷而现实的机关枪，尽情享受造访中欧的短暂和平。两年前，弗兰茨·卡夫卡在失意中辞世。过不了多久，希特勒就会从某个角落窜出来，吞噬这个小巧的美丽国度，但当时谁也不知道即将面临这样的灭顶之灾。历史向

人类昭示的最重要的命题，也许就是“当时，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”。青豆一面聆听音乐，一面想象拂过波西米亚平原的悠缓的风，反复想着历史应有的形态。

一九二六年，大正天皇驾崩，改元昭和。在日本，一个暗无天日、令人生厌的时代将拉开帷幕。现代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间奏不久曲终人散，法西斯主义即将横行世间。

历史像体育一样，是青豆的爱好之一。她不怎么看小说，但如果是和历史有关的书，她却甘之如饴。历史让她觉得称心的，是一切事实基本都和特定的年号及场所相连。记忆历史年号，对她来说不算难事。即使不死记硬背那些数字，只要把握各类事件的前因后果、来龙去脉，年号就会自动浮现出来。在初中和高中，青豆的历史考试总是全班最高分。每当看见有人烦恼记不住历史年号，青豆便觉得不可思议。这么简单的事怎么就做不到呢？

青豆是她的真实姓氏。她的祖父是福岛县人，在那个地处山区、不知是小镇还是小村的地方，据说真有好几家姓青豆的人。但她还没去过那里。早在她出生之前，父亲就和老家断绝了关系。母亲一方也同样。因此青豆一次也没见过祖父母和外祖父母。她几乎从不旅行，但偶尔也有这样的机会，她便养成了习惯：翻阅酒店里备的电话号码簿，查找有没有姓青豆的人家。但拥有青豆这个姓氏的，在迄今为止她到访的任何一座城市任何一个乡镇里，连一个人也没找到。每次，她都觉得自己仿佛是个孤独的漂泊者，被孤零零地抛弃在汪洋大海中。

她一直觉得自我介绍很麻烦。每次她说出姓名，对方就用奇怪或困惑的眼光注视着她。青豆女士？是的。青色的青豆子的豆，青、豆。在公司供职时不得不带着名片，于是烦心的事更多。递上名片，对方接过注视片刻，简直像出其不意地收到一份报丧的讣告。打电话时报

上名字，有时对方竟哧哧地笑出声来。在政府机关办事或在医院候诊，她被喊到名字时，人们便会抬起头，想看看这位姓青豆的人究竟长了一副怎样的面孔。

不时有人弄错，喊她“毛豆女士”。她也被人喊过“蚕豆女士”。每次她都订正说：“不，不是毛豆（或不是蚕豆），是青豆。不过像倒是挺像的。”对方便苦笑着道歉，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姓可真少见啊。”在这三十年的人生中，究竟听过多少次同样的台词？为了这个姓氏，曾经多少次遭人调侃？如果不是生来就姓这个，我的人生也许是另一番光景。如果是那种到处都有的姓，比如说佐藤、田中或铃木什么的，我也许会度过更轻松的人生，能用更宽容的目光审视世界。也许。

青豆闭上眼睛，倾听音乐，让管乐齐奏的美丽声音沁入脑中。忽然意识到一件事：作为出租车上的收音机，这音质好得过分。播放的音量很轻，音质却浑厚，泛音清晰可辨。她睁开眼，探身向前，看着镶在仪表板上的立体音响。机器通体漆黑，自豪地发出柔润的光泽。虽然看不出制造商，但看外表便知道是高档货。配着许多旋钮，绿色数字高雅地浮现在表盘上。大概是最高档的机器，普通的出租车不可能装这样豪华的音响设备。

青豆重新扫视车内。自从坐进来就在想心事，所以没有留意，这辆车怎么看都不像普通的出租车。内部装潢质地优良，座位也十分舒适。而且，车内非常静寂。隔音性能优越，外部噪音几乎透不进来，简直像坐在加了隔音装置的录音棚里。大概是辆私人出租车吧。这类司机中，有些在装备上不惜花钱。她微微转动眼珠，寻找营业执照，却没看到。但这不像无照黑车。安装着正规的计程器，准确地记录着车费，显示为两千一百五十元。写有司机姓名的营业执照却无处可寻。

“好车啊。安静极了。”青豆朝着司机的后背搭讪道，“这是什

么车？”

“丰田的皇冠皇家沙龙。”司机简洁地回答。

“音乐听得好清楚。”

“这种车很安静。这也是我选它的理由。论隔音，丰田拥有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技术。”

青豆点点头，再次靠在后座上。司机的说话方式让人心存疑惑。他常常把重要的东西留下一些不说透彻。比方说（只是比方），丰田车就隔音而言无懈可击，但其他某个方面就不无问题啦。话虽然说完了，却留下了余意未尽的、块状的小小沉默。在狭窄的车厢内，那小块像虚构的小云朵般飘来飘去，害得青豆总是心绪不宁。

“果然安静。”她像要驱走那小云朵似的开口说，“立体声音响好像也相当高级。”

“买的时候，需要决断。”司机说，那口气就像退役的参谋在谈论过去的战役，“不过您瞧，干我们这行的，得整天待在车子里，所以想听听音质尽可能好的东西。而且……”

青豆等待着下文。但没有下文。她再次合眼聆听音乐。雅纳切克是什么人，青豆并不知道。不论怎样，恐怕他没有想到自己谱写的乐曲会在一九八四年的东京，在极为拥堵的首都高速公路上，在丰田皇冠皇家沙龙安静的车厢内，被某个人听到。

可是，我怎么能一下就听出这音乐是雅纳切克的《小交响曲》呢？青豆觉得奇怪。而且，我怎么知道这支曲子是谱于一九二六年的呢？她并不是个古典音乐迷，对雅纳切克也没有特别的私人记忆。但她只听见这支乐曲起首的一节，各种相关知识便条件反射般在刹那间浮上脑际，就像一群鸟儿从大开的窗口飞进了房间。这音乐还带给青豆一种很像“扭绞”的奇妙感觉。没有痛楚和不快，只是感觉身体所有的组织似乎在一点点被物理性地拧干。青豆莫名其妙：难道是《小

交响曲》把这不可理喻的感觉带给我的？

“雅纳切克。”青豆半是无意识地脱口而出。一出口便后悔了：这话不该说出来的。

“您说什么？”

“雅纳切克。写这支曲子的人。”

“我不知道这个名字。”

“是个捷克的作曲家。”青豆说。

“哦？”司机似乎很钦佩。

“您这是私人出租车吗？”青豆有意转换了话题。

“是的。”司机说，然后顿了一顿，“我一个人干。这辆车是第二辆啦。”

“座位坐着很舒服。”

“谢谢您。不过，这位客人，”司机微微扭过头来，说，“您是不是有急事？”

“我和人约好在涩谷见面，才请您走首都高速公路。”

“您约好几点钟见面？”

“四点半。”青豆说。

“现在是三点四十五分。这样可能会来不及。”

“会堵得那么严重吗？”

“看样子前方好像出车祸了。这不是普通的堵车。从刚才起几乎一点也没动过。”

这位司机为什么不听听收音机里的交通信息呢？青豆觉得奇怪。高速公路陷入了毁灭性的拥堵状态，寸步难移。一般来说，出租车司机这种时候应该调准频率收听广播呀。

“您不听交通广播就知道吗？”青豆问。

“交通广播根本不能信。”司机说，声音听上去似乎有些空漠，“那

东西有一半是假话。道路公团^①只播放对他们有利的消息。此时此地真正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们只能靠自己的眼睛去观察，靠自己的脑袋去判断。”

“根据您的判断，这堵车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？”

“一时半会儿不可能吧。”司机静静地点头，“我敢保证。一旦堵得这么严实，首都高速就是地狱。您的约会很重要吗？”

青豆想了一下。“嗯。非常重要。是去和客户会面。”

“那可有点麻烦。对不起——您大概要来不及啦。”

司机说着，仿佛在缓解肌肉的僵硬，轻微地转转脖子。后颈的皱纹像太古的生物般动了动。青豆不无意地望着这个动作，忽然想起挎包底部那尖细锐利的物体，手心微微渗出了细汗。

“那么，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没有办法。这里是首都高速公路，到下一个出口前我们无计可施。你不可能像在普通的路上那样，在这里下车，赶到最近的车站，坐电车过去。”

“下一个出口在哪儿？”

“池尻。弄不好得一直开到傍晚，才能开到那儿呢。”

一直开到傍晚？青豆想象着自己在这辆出租车里一直被关到傍晚的情形。雅纳切克的曲子还在继续。加了弱音器的弦乐器仿佛要消除亢奋的情绪一般挤上前来。刚才那种扭绞感已经平息了许多。那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青豆在砧附近坐上出租车，从用贺驶上首都高速公路三号线。开始车流很顺畅，但快到三轩茶屋时忽然开始堵车，不久就几乎一动不

^①即首都高速道路公团，负责东京及周边地区的高速公路的建设与管理。（无特殊说明，全书均为译注。）

动了。下行线畅通无阻，只有上行线悲剧性地停滞不前。下午三点后通常不是三号线上行线的拥堵时段，青豆才指示司机走首都高速公路的。

“在高速公路上，等待时间不会另外收费。”司机对着后视镜说，“所以您不用担心车费。不过要是耽误了您的约会，是不是不太好？”

“当然不好啦。但不是说无计可施吗？”

司机瞟了一眼后视镜中青豆的脸。他带着淡色的太阳镜。由于光线原因，青豆窥探不出他的表情。

“这个嘛，办法倒不是一点也没有。只不过稍有点出格，是个非常手段——从这儿也可以坐电车去涩谷。”

“非常手段？”

“这个办法有点不方便在人前说出来。”

青豆一言不发，眯起眼睛等待下文。

“您瞧，前边不是有块紧急停车用的空地吗？”司机指着前方说，“就是那儿，竖着块埃索大招牌的地方。”

青豆凝神望去，看见在双车道的左侧，辟出一块用来停放故障车辆的空地。首都高速公路没有路肩，所以随处设有这种紧急避难场所，附设黄色的紧急电话亭，可以和高速公路事务所联络。此刻这块空地上一辆车子也没停。紧挨着反向车道，路旁的楼顶上有一块大大的埃索石油广告牌，一只笑容满面的老虎手握加油管。

“其实呢，那儿有一段阶梯，供人走到下边的地上。遇到火灾或大地震，驾驶员就可以弃车逃生，从那儿爬下去。平时，维修道路的工人就从那儿爬上爬下。利用那个走下去的话，不远处就有一个私铁东急线车站。坐上电车，很快就能赶到涩谷。”

“首都高速上居然有避难阶梯，我还真不知道。”青豆说。

“一般人几乎都不知道。”

“但现在又不是紧急事态，随便去爬那个阶梯，会不会惹出什么麻烦来？”

司机顿了一顿。“是啊，道路公团的详细规则是怎么规定的，我也不清楚。但这样做并不会给别人带来不便，大概可以容忍吧。况且那种地方又没有人站岗。道路公团尽管员工很多，但真正干活的人少得可怜。他们就是凭这个名扬天下的嘛。”

“那阶梯是什么样？”

“这个嘛，和火灾的逃生梯很像。喏，就是那种老式楼房背面常常能看到的梯子。并不是特别危险。大概有三层楼那么高吧，不算难爬。入口处倒是有一道栅栏，但不高，只要您想翻，一下子就能翻过去。”

“您自己爬过那个阶梯吗？”

没有回答。司机只是在后视镜中淡淡一笑。那是寓意无穷的微笑。

“总之，您自己决定。”司机和着音乐节奏，用指尖轻轻地叩击着方向盘，说，“坐在这儿，悠闲地欣赏音质上佳的音乐，对我来说是没关系的。反正再怎么努力，咱们也不可能脱身。到了这个份上，就只能听天由命啦。我只是说，如果您有急事，也不是没有非常手段。”

青豆微微皱起眉，看了一眼手表，然后抬头望着周围的汽车。右边有一辆蒙着白乎乎一层薄尘的黑色三菱帕杰罗。坐在副驾驶座的年轻男子打开车窗，百无聊赖地抽着烟。长头发，晒得黑黑的，身穿深红防风外衣。货厢里装着好几块肮脏的冲浪板。再往前停着一辆灰色的萨博九〇〇，有颜色的玻璃窗关得严严实实，看不出里边坐的是什么人。车蜡打得锃亮，走近了足以映出人脸。

青豆乘坐的出租车前边，是一辆后保险杠瘪下去的练马区车牌的红色铃木奥拓。一位年轻的母亲手握方向盘，幼小的孩子无聊地站在座位上扭来扭去。母亲似乎很不耐烦地在警告孩子，隔着玻璃窗可以读出她的唇型。这光景和十分钟前一模一样。在这十分钟内，车子恐

怕前进了不足十米。

青豆思前想后，把各种要素按照先后顺序，在脑中整理了一番。没花多长时间就得出了结论。雅纳切克的音乐也与之相伴，进入了最后的乐章。

青豆从挎包中取出小巧的雷朋太阳镜，戴好，再从钱包里抽出三张千元纸币，递给司机。

“我就在这里下车。不能迟到。”她说。

司机点头，收下钱。“您要收据吗？”

“不用了。零钱也不用找了。”

“那太谢谢了。”司机说，“风好像很大，请您当心脚下，别打滑。”

“我会当心的。”青豆答道。

“另外，”司机对着后视镜说，“有一件事请您记住：事物往往和外表不一样。”

事物往往和外表不一样。青豆在脑中重复了一遍，微蹙眉尖。“什么意思？”

司机字斟句酌地说：“就是说，现在您要去做一件非同一般的事，不是吗？大白天从首都高速公路的避难阶梯爬下去，这样的事普通人一般不会做。女人尤其不会。”

“大概吧。”青豆说。

“那么，一旦做了这样的事，往后的日常风景，该怎么说呢，看上去也许会和平常有点不一样。我也有过这样的经验。但是，不要被外表迷惑。现实永远只有一个。”

青豆思索了一会儿司机的话。在她思忖之际，雅纳切克的音乐演奏完毕，听众马上开始鼓掌。播放的大概是某处音乐会的录音。长久而热情的掌声，不时还能听见喝彩声。青豆眼前浮现出指挥家面带微笑向起立的观众一次次鞠躬的光景。他仰起脸，举起手，和首席小提琴

琴手握手，又转过身，举起双臂赞美全体乐手，再转身向前，又一次深深鞠躬。长时间地倾听，渐渐感觉那不像掌声，竟像在聆听无休无止的火星沙暴。

“现实永远只有一个。”像给书中一段重要的话画上着重线，司机缓缓地重复道。

“那当然。”青豆说。诚如所言。一个物体，在一个时间点，只能存在于一个场所。这已由爱因斯坦证明。现实始终是冷澈的，始终是孤独的。

青豆指着车内立体声。“音质非常好。”

司机点头。“作曲家叫什么名字来着？”

“雅纳切克。”

“雅纳切克。”司机重复道，仿佛在背诵重大的暗号，然后扯动拉杆，打开后座的自动车门，“一路顺风。希望您能赶上约会。”

青豆提着皮质大挎包，下了车。收音机里的掌声依然响个不停。她沿着高速公路边缘，朝着十米外的紧急避难处小心翼翼地走去。每当反向车道有载重卡车驶过，路面便在高跟鞋底下微微震动。与其说是地面在震动，不如说更接近波涛的汹涌，就像行走在漂浮于巨浪浪尖的航空母舰的甲板上。

坐在红色铃木奥拓上的小女孩，从副驾驶座的车窗探出小脸，嘴巴张得大大的。她望着青豆，然后扭过头问母亲：“哎，哎，那个女的在干什么呢？她要到哪儿去？我也想出去走走嘛。哎，妈妈，我也要到外面去。妈妈，妈妈！”她执拗地大声央求。母亲只是无言地摇头，用责备的目光瞥着青豆。这是周围发出的唯一声音，是映入眼帘的唯一反应。其余的驾驶者们只是抽着香烟，眉头微皱，目光追逐着她毫不犹豫地迈步走在护壁与车列之间，仿佛看着一个炫目的东西。他们似乎不急着想下判断。就算车不动，有人行走在首都高速公路上也

不是常见的事。要将它作为现实的景象认知并接受，得多少花些时间。如果行走的是一位身穿迷你裙、脚蹬高跟鞋的年轻女子，就更是如此了。

青豆收紧下巴直视前方，挺直后背，浑身感受着周围的视线，步履坚定地走着。栗色查尔斯·卓丹高跟鞋在路面上敲击出枯燥的声响，风荡起风衣的下摆。已进入四月，但是风依旧冷冽，蕴蓄着狂野的预兆。她在“岛田顺子”绿色毛料薄套装外穿了件米色春季风衣，肩挎黑色皮质挎包。垂到肩膀的头发修剪整齐、保养精心。首饰之类的一律不戴。身高一米六八，几乎一点赘肉也没有，所有的肌肉都经过细心打造，但隔着风衣，别人却无缘知晓。

从正面仔细观察她的脸，就会发现两只耳朵的大小相差很多。左耳远远比右耳大，形状有点歪。但谁也不会注意这些，因为耳朵总是隐藏在头发下面。嘴巴抿成笔直的“一”字，暗示着桀骜不驯的性格。窄小的鼻子、微凸的颧骨、宽阔的前额、长而直的眉毛，则分别给这个倾向投上一票。然而一张鹅蛋脸还算端正。就算人各有所好，也基本可以说她是美女。问题是面部表情极其贫乏。紧闭的双唇除非万不得已，绝不会浮出一丝笑意。两只眼睛像优秀的甲板监视员，冷峻，从不懈怠。所以，她的脸庞几乎从未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。多数情况下，吸引人们关注的，与其说是处于静态时的相貌好坏，不如说是神采灵动时的优雅自然。

一般人都把握不住青豆的相貌。一旦移开视线，就描绘不出她是什么模样。按理说，她长着一张有个性的脸，但不知何故，别人脑中却不会留下细部的特征。在这层意义上，她就像善于巧妙拟态的昆虫。改变颜色和形状潜藏进背景之中，尽量做到不引人注目，不让别人轻易记住，这正是青豆梦寐以求的。从孩童时代起，她就一直这样保护自己。